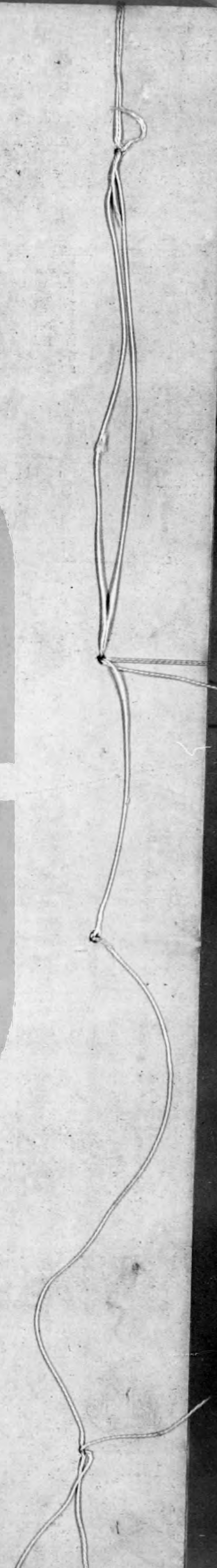


書





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上海圖書館藏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



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

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



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

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



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閻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閻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

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閻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蓄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閻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



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

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



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

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



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入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



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

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茗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牝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

于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翦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推結。



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  
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  
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  
矣。今未嘗見子之竒辯也。一鄰之鬪也。  
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  
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  
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  
龜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  
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

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  
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  
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  
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  
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  
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  
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  
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



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  
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  
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  
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  
舄。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縣令執  
桴。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  
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  
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

而不言。莊辛遷延背手而稱曰。君獨不  
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  
乘青翰之舟。極蒲苾。張翠蓋而擣犀尾。  
班麗袿。社會鍾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  
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拊草濫予。昌桓澤  
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  
澶秦踰。滲悞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  
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  
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塞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搵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柁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柁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

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



言文卷十一  
三  
訕折僨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  
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  
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  
不足。憂感盈骨。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  
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  
若是者。臣一爲之微膠。援琴而長太息。  
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  
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  
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

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  
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  
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  
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  
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  
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  
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  
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  
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



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芟者。踣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

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



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走之晉，於楚，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走之晉。

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



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

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



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

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



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令。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即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



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益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赦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



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

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



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

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



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

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



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若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

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



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

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陽陵。陽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陽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隰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隰陵也。夫隰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曾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

頭顙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稜厲於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



喻矣。秦破韓滅魏，隰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

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



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  
庖厨。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  
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  
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  
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  
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  
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擬人必於其倫。諸侯母偶。無所擬之。曰。

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  
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  
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  
讀晨風曰。鴝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  
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  
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  
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

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



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

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



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

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剗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剗羊矣。臣之君固以剗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



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推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

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踣蹶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

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



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

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



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賓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愀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愀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



也。猶僇而訾高擲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

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



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僂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



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熟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虜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

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刁勃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紂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笞其



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悟可。以爲其拊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

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鮒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



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  
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  
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  
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  
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  
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  
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  
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  
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

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  
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  
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  
不反。

說苑卷第十二







卷一